

# 管虎：创作《狗阵》快乐无比

“这部电影的纯粹表达，从我内心流淌而出，我没有背负太多商业压力，没有做工业化的挑战，就是随心所欲地想通过一些尝试，达到一定的创新度。”导演管虎用“快乐无比”来形容电影《狗阵》的创作过程，并表示要借这部影片来“破阵而行”。

“我需要重新出发的勇气，因为一成不变的创作会产生疲劳感，我想缓一下，就像是蓄电池重新充电，恢复最初的满格状态。”接受采访时，管虎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

## 创作《狗阵》源于一种积累

对于《狗阵》的创作缘起，管虎表示，并不是一时灵感迸发，而是源于一种积累。“我在生活中经常会冒出一两个怪主意，看见一个人、一件事儿就会觉得这个应该能拍成电影，于是也就留下了一些思考痕迹和契机，《狗阵》就是这样。我记得自己第一次踏上西北大地，看到诞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石油小镇比比皆是，当时很吃惊，觉得中国居然有这样独特的地方，设施非常齐全，餐馆、饭店、医院、银行都有，但随着时代变化，曾经居住的人都迁移了。这种地方仿佛墙壁都有温度，浸透着历史



感。镇上还有很多流浪狗，我当时就觉得，不在这拍戏太可惜了，这就为《狗阵》埋下了‘伏笔’。”

## 创作《狗阵》酣畅淋漓

《狗阵》属于“作者”电影：一人一狗在空旷荒凉的地方游走，充满了生命力。管虎也表示，自己尽量降低影片的戏剧感，保持文本的多义性，用交错而过的知己、父子之间默默的“对抗”等情节来展现一段真实人生的片段。

创作《狗阵》让管虎觉得很过瘾。“我觉得是酣畅淋漓。”他说，“《狗阵》是我想在宽松、自在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地做出的新尝试，拍起来不难，很轻松。”

影片中，彭于晏颠覆了以往的帅气形象，为了饰演这个角色，将头发剃短，

《狗阵》的镜头语言带着一种冷冽、客观，却让观众深切感受到时代洪流中个体的挣扎与希冀。管虎希望作品呈现一种真实、深切的力道：“这部影片是以2008年为背景的。2008年是中国社会发展最快、很有代表性的一段时间。”管虎觉得，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每个人都像“追车的人”。“就比如是一趟列车，我赶上了，他没有赶上，我想拍拍那个没赶上车的人，看他是不是还要努力去追逐，还是他就停下来了？对时代中普通人的记录，是我的一种好奇，也是电影人的一种责任。”

配上极具西北地方特色的深肤色和晒斑，非常符合二郎原生态的粗犷气质。管虎表示，大家对彭于晏的印象总是阳光、英俊，“但跟他熟悉起来，就会发现他身上藏着一种野性，在《狗阵》中能够让有机会展现那种野劲儿”。

## 与动物拍戏乐趣横生

与彭于晏搭戏的黑狗小辛看上去也很有灵性，管虎透露，彭于晏在拍戏前与小辛一起生活了很久。小辛在拍完戏后，已经被彭于晏收养，并且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狗狗金棕榈评审团大奖”。现在，彭于晏已经成为小辛的经纪人，帮这只狗狗“接戏”。

对于狗狗的演技，管虎评价道：“它很凌厉，像是一把刀一样，与二郎之间形成尖锐的对峙。”管虎觉得与动物拍戏，是一个乐趣横生的过程，“只要有耐心，它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管虎的电影中，动物元素出现得很多，比如，《老炮儿》中，在大街上奔

跑的鸵鸟，《八佰》中的白马，《斗牛》中的奶牛……对于动物在作品中的深意，管虎笑称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意图，“就是赶上了，比如《老炮儿》中的鸵鸟上街，是个真事，碰巧就拍了，最初就是为了增加一种真实感”。

而《狗阵》中的黑狗确实承载了管虎导演的深刻思考，让观众关注到“人内心的动物性”。管虎说：“人身体里蕴藏的动物性是特别可贵的，我们一路长大一路把它弄丢了，二郎本该有的血性就是被这只狗激发出来的，他由此想要重新焕发一次人生。”

电影界有个说法是“动物和小孩最难拍”，提及《狗阵》中动物的拍摄是否耗费了很多心力，管虎语气轻松地表示“不难”：“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三四十人组成的训练团队，只要做足准备，进行相对详尽的排练，给予它们充分的耐心，拍摄会很顺畅。”

管虎透露自己在生活中也非常喜欢狗。“当一个人痛苦、烦躁的时候，会很想独自待着，但是，有狗陪着又会很不一样，它不说话，眼睛直愣愣地、含情脉脉，多少个小时就陪在你身边，这种人和狗之间冥冥之中的联结，挺值得书写的。”

## 一个人能不能走出困境是《狗阵》想探讨的

电影《狗阵》中，二郎从“麻木”到“抗争”，从“迷茫”到“勇气”，是一种“破阵”的过程。管虎说：“《狗阵》的片名中，‘阵’就是阵列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是阵列，几十年的人生几乎持续不变，都是由熟悉的亲戚、朋友、同事，以及大家习以为常的琐事组成的。而一个人能

不能走出受困的状况，去改变生命的态度、生活的方向？这是《狗阵》想要探讨的。”

管虎的内心也有这种“重新出发”的强烈意愿：“我不希望过那种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我期待改变的可能性，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尤其在创作上，我需要不停地转变。就像演员演影视剧久了，就希望在舞台上充电一样，回归到初时的饱满。”

## 新作《东极岛》即将开拍

回望自己的创作道路，管虎觉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一直如履薄冰，其间，也有小小的成功，但随着一个人的长大，就会变得成熟一些。我现在也在学习的过程中，长年保持着阅片的习惯，也跟很多年轻电影人打交道，跟他们一起做项目，从他们身上汲取他们对于世界的感受，这些都很有意思。”

电影《狗阵》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获得了“最佳影片奖”，管虎表示，这个奖

不过，管虎表示，自己寻求的突破要从本心出发。“我不能为了改变而去拧着自己，这种事儿我从来不做。对于一名导演来讲，每部戏都是一种疏解，是内心的一种释放，或者是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是克服一种恐惧，各种诉求就像是身体中本来就存在的，当你顺从本心创作的时候，那些字儿仿佛带着笔，自然而然地就写出来了，绝不是刻意的。”

项化成了一股力量支撑着自己的创作，而带着这份鼓励，管虎导演也将“再出发”——他的新作《东极岛》即将开拍，影片讲述一段真实的历史，给创作带来了新的难度。管虎说：“这部海难片水底戏很多，对于技术参数、测试设备和技术革新，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作为电影人，管虎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电影人能够通过作品来纾解自己，能够体验不同的人生，这就是电影赋予我们的礼物。拍电影时，我乐在其中，因为我只会做电影，不会干别的。我不怕累和辛苦，我也不拒绝任何挑战，我怕的是没有机会拍电影。” 肖扬

## 长篇纪实文学《去北川》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



长篇纪实文学《去北川》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大先所著，聚焦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主题，以纪实笔触书写了全国唯一羌族自治县北川涅槃重建并取得跨越式发展的过程。

日前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在京主办的出版研讨会上，专家表示，这部作品对北川的人文历史、红色文化、地理变迁、风物传统、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等进行了生动书写，是一部心怀“国之大者”、反映民族融合和山乡巨变的优秀作品，也是一部表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纪实文学力作。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去北川》融合了地方志与民族志的文体特色，以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探索了纪实文学书写新时代生活的更多可能。 据新华社

## 宫廷西洋画家所绘《康熙大帝肖像》来华展出



《康熙大帝肖像》图据新闻晨报

离开中国300多年后，意大利画家杰凡尼·热拉蒂尼(中文名“聂云龙”)所绘布面油画《康熙大帝肖像》“御驾回銮”了。16日，上海东一美术馆展览“最后的贵族——乌菲齐馆藏18世纪欧洲大师绘画”为这件特别展品举办了揭幕仪式。

《康熙大帝肖像》是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馆藏的唯一一件中国皇帝肖像画，由聂云龙创作于18世纪初，被认为是高度还原康熙样貌的作品。

据介绍，皇帝聘请西洋画家为皇室成员绘制油画肖像的风潮，始于康熙，盛于雍正、乾隆。其中，聂云龙是有据可考的最早供职于康熙宫廷的西洋画家。他在中国只待了4年就回到意大利，并把《康熙大帝肖像》也带到了佛罗伦萨。

“这才是康熙的‘庐山真面目’。画中康熙穿的应是常服，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胸前和袖口都是有龙纹的。”东一美术馆执行馆长谢定伟告诉记者，把《康熙大帝肖像》放在展览“最后的贵族”最后一部分展出，与欧洲人物肖像及欧洲风情画作形成前后“对话”，也契合了这幅布面油画及本次展览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 据中新网

